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记舞钢公司第一炼钢厂炉长赵现发

◎程梅

1971年12月出生的赵现发是家中老大，父亲给他取名“现发”，谐音“宪法”，期望孩子一生遵纪守法走正路。长路险夷，而英雄自强不息。如今，赵现发已成为舞阳钢铁公司（以下简称舞钢公司）第一炼钢厂炉长。一个农村娃能有如此成就，也算是未曾辜负其父当初的期望。

炉前岁月

1989年，赵现发18岁，举家随父农转非落户舞钢。

1994年，赵现发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舞钢公司第一炼钢厂炼钢车间炉前甲班班组。

第一次进入班组，赵现发印象深刻。那天，天气晴朗，厂区绿植带花美叶娇。怀揣着对新岗位的好奇，赵现发心情激动地跟在师傅后面，猜测着将要见到的舞钢公司的“心脏”会是什么样。掀开挂着的棉门帘，他的眼睛一下子模糊了！待一会儿才缓过来，看到100平方米左右的室内不见阳光，日夜需日光灯照明。南面一米高的操作台后是防弹玻璃，防弹玻璃外面拉着安全铁网，安全网将电炉与操作台进行安全隔离。操作台观察电炉工作情况：料篮车送料到炉前，打开炉盖，钢铁料落入炉中，轰隆作响。瞬间的触碰，像点燃的大火，赤焰熊熊。钢水兑到炉中，连成流动的火焰，热浪冲击着炉前工的身体。吹氧管呼呼送着氧气，使炉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眼前景象让赵现发升起“甘把热血写春秋”的豪迈，他好像听到了时代的召唤！

认真上完第一个班，赵现发体会良多：炼好一炉钢，全班八个人八个岗，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以确保每一炉钢水的质量和冶炼时间。只有娴熟掌握这扇门里每道工序的操作，注意事项及对意外的处理，才有可能成为“师傅”，指挥出钢。赵现发跟自己较上了劲：既入此行，就要成为“师傅”。老师傅回头看见赵现发皱眉琢磨的样子，似乎洞穿了他的心思，二话没说，吩咐他干杂活，打扫卫生。赵现发成了技术含量最低的工具员。然而，他没有嫌弃这个低起点，师傅林立的班组里，“嘴上没毛”的他太嫩，学与做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经手的每件事情，赵现发都干得津津有味，他知道干活不能简单地走流程。每天都拿着工作笔记，听到有用的赶紧记。师傅看到什么说什么，没有多余的废话，赵现发把它们看作形散而神不散的文章，记下后回家细细品味琢磨，再认真整理分类。有心的他，即使吃饭时间，也有问题拿来相问。师傅眼瞅着小伙子勤快，不但按照要求收拾好工作区域，还爱问这问那，是个有心人，也都乐意给他指点一二。

没亲自去过炼钢厂房，绝对想象不出那里的环境：高大的厂房里，机器声震

耳欲聋，炉前工人因噪声太大听不见发令，只得用手势沟通。大分贝的噪声震得灰尘扑簌簌掉落，像筛子筛面到处都是，超高温不断闷出汗水，而炉门口蹦出来的高温钢花，更是有随时落在身上的可能。

一次炼钢时，烧灼感强烈刺激皮肤，赵现发猛然扭头，看见通红的钢渣正在胳膊肘上如火燃烧，他赶紧抖掉，而工作服已经烧出鸡蛋大的洞，内衣焦黑。赵现发所有的工作服都被钢渣烧过，没有一件完好的。一个班下来，汗水湿透衣服，干了湿湿了干，盐渍斑斑的工作服放在地上能立起来。上岗如战场，烦琐的工作环环相扣，丝毫不敢马虎。出一炉钢水，操作上分别有堵出钢孔、观察炉况补炉、指挥装料、兑铁水、碳氧枪操作、测钢水温度、取钢水试样、看碳估磷、出钢等九道工序，每一道工序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达标，才能保证出钢顺利。

一次，赵现发近距离地站在炉前观察火焰，突然，一块黄豆大的钢渣穿越护目镜飞向眼睛。赵现发下意识闭眼保护，上下眼皮夹住了滚烫的钢渣，钢渣连着睫毛和皮肤一起烫掉，终身落疤。有怎样的毅力才能在一次又一次身体受到意外伤害后还能挺住？炉火中熔炼的何止是钢铁，还有炉前追梦人钢铁般的意志。儿时，赵现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发誓不能虚度光阴。今天真的像钢铁一样，接受淬火历练。赵现发相信，自己与钢铁的缘分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身边不断有人嫌苦怕累，转一圈，调离岗位。而赵现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路走来，一路成长。

兢兢业业干了半年工具员，师傅看小伙子表现突出，矢志炼钢，是个可造之材，遂让他担任合金工一职。此后，赵现发逐渐走上二助，一助这样越来越重要的岗位。控制的工作范围越大，承担的系统风险越大。赵现发当二助那会儿，电炉生产采用手工吹氧。手工吹氧意味着炉前区炼钢工吹氧作业，每炉钢需换吹氧管10—15根，炼钢工肩膀上扛着25公斤重的吹氧管，距离炉子半米至两米的距离。炉前高热，耳朵经常烤出泡来，常常是旧泡还没长好，又烤出新的来，新伤长在旧疤上。赵现发两只耳朵就这么卷曲着，单薄得像片纸，听力在长期的噪声中日渐下降……

破格提升

也正是克服了常人不能克服的困难，1999年，表现出色的赵现发被破格提升为炉前甲班班长。要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炼钢班长，需要8年，而赵现发仅用了4年。

这消息成了当时舞钢公司的特大新闻，一时间人心振奋——年轻人也可以当师傅，年轻人也能拿到高工资，先进不是论资排辈，而是干出来的。炼钢车间肯上进的青年，纷纷效法赵现发

的勤奋好学，期待像他一样，早日脱颖而出。

走上任之初，赵现发开心又担心，站在指挥出钢的位置，谋的是一个班组的命运。那时，他所在班的出钢产量是4个班中最低的，被大家调侃为垫底的“赵五炉”。要强的赵现发废寝忘食，下班也不回家，研究自己班和别的班产生差距的原因，研究影响出钢的各种因素；电炉生产要注意许多方面，布料不好会折断电极，电极折断得马上停下来更换电极，即使老练也得10多分钟，耽误出钢时间。4个班比的就是出多少炉钢水。一班8小时，就算出8炉钢水，平均到一炉不过一小时，10分钟可不是敢随便就误的。因此，堵出钢孔必须老练准确，一步到位。

2001年5月27日夜，赵现发带领甲班刷新舞钢数年产8炉钢的纪录，班产钢突破9炉，跃居四班之冠。摘掉了“赵五炉”的帽子，后来连续提高为10炉、11炉、12炉、13炉、14炉，并一直保持四班之先。梅花香自苦寒来，2001年赵现发获得“平顶山市职工经济技术新纪录奖”“河南经济技术新纪录奖”；2002年获得舞钢公司炼钢厂“质量夺标擂台赛第一名”；1999年至2004年，赵现发连续被评为公司节能降耗能手、公司青年岗位能手、公司劳模；2002年被评为平顶山市劳模；2003年被推选为河南省第十届人大代表；2004年被评为河南省劳模……这是无数次“偷师学艺”的结晶，是累了不想动还挣扎着站在炉前出钢的成果，是飞溅的钢花浇灌的爱岗敬业之花的灿然绽放！

炼钢经验丰富的赵现发深受领导倚重，哪一班产量低就派他过去查找漏洞加以解决。对此，赵现发从没推托过。他喜欢快节奏的工作，喜欢挑战带来的自信和成就感。2013年，赵现发因表现杰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劳动者的最高荣誉，激励着赵现发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更加奋勇向前。

为国争光

2012年9月，舞钢公司首台转炉建成投产。公司决定铁水向第二炼钢厂转炉生产转移，如此一来，第一炼钢厂铁水减少，生铁多氧耗自然就高，赵现发思考如何才能让电炉再优、成本再降。日思夜想，睡觉做梦都在喊着“出钢！出

钢”。了解他的妻子嗔笑他的执着与痴狂。经过数月探索，赵现发发现改变冶炼吹氧顺序，选择最佳时间吹氧，可降低氧耗，且利于炉内钢铁料的快速熔化。这个发现使得电炉生产每吨钢氧耗从35立方米降至32立方米，全车间年创效396万元。

炉前是智慧的源泉，是挖潜节能的福地。爱思考的赵现发从各个步骤查找改进的方法：双侧交叉换电极法，同等条件下月产钢多出500吨；根据炉前使用前期、后期及炉料配碳量多少，调节碳氧枪嘴直径大小，减少炉前质量事故的发生；建议采用电弧炉炼钢泡沫渣造成技术，使钢水内控达标率比之前提升3%，提高了钢水品种兑现率，缩短了合同交货期……

粗略估计，20多年来，赵现发通过不断创新，累计为公司创造效益近亿元。

2012年10月，赵现发被派往伊朗，帮助那里的钢铁企业开炉。他们的炉子建设周期为5年，比我们国家的两年周期标准长，这样一来炉子水冷块内壁锈蚀，通水后水质不纯，冶炼时水温过高，存在水炸冷块易被弧光击穿，造成漏水发生爆炸等安全隐患。

将近三天三夜的试炼事故不断，不是炉体有故障，就是电极断了，整个过程试试停停。赵现发对着操作图显示，指出哪部分温度高，哪部分需更换。伊朗工人每次都按照他提出的意见改，改好再试。一段日子接触下来，伊朗工人信赖了赵现发的专业水准。每逢赵现发指出毛病便立马解决，修好后再试，直到钢水温度达到1600多摄氏度的出钢条件。乏累的他连发炉前陪岗，双眼血丝密布，当确认达到出钢条件的刹那，他忍不住热泪盈眶。霎时，站在身后的伊朗工人，从后面拦腰抱住他，20多人围上来，以赵现发为中心，结结实实抱成一团，欢呼、跳跃……伊朗工人的率性与实在让赵现发非常感动，他们由衷的爱戴和拥护，也让赵现发感到身为炼钢专家为国争光的自豪和荣耀。

站在最爱的炉前，炉火照亮赵现发的眉眼，照亮赵现发的脸庞和身侧，也照亮他一生奉献炼钢矢志不渝的追求之路。炉前的忙碌总让赵现发想起李白《秋浦歌》的壮美：“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焰。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来稿邮箱：pdsrbk@126.com，请注明“天晟杯”报告文学征文。）



美丽“鱼鳞云”

新华社发

老家映象

◎刘万增

老家天地庙，隶属于郟县冢头镇，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小村子。

我一直觉得，这种历史感首先就蕴藏在村名的由来中。村东大路旁有一真一疑两个大家，村里的老人们都叫它“簸箕家”，但怎么看也和簸箕沾不上边，所以一直也不明白何以有这样的称谓。后来无意中翻起县志，才知道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葬在这里，所以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薄姬家”。汉文帝待母极孝，“亲尝汤药”的故事是进了《二十四孝》的，于是就在双家西边修建庙宇以备看护和祭祀，盖因皇家不敢鬼神只敬天地，是以便有了“天地庙”这个名字，而村名也因此沿用至今。

庙宇意义上的“天地庙”现在村子东南角还有遗存，各样建筑几乎毁坏了，唯独留下个空荡荡的大殿。大殿比别的房子高出许多，看上去颇为巍峨。殿门前摆一青石条，厚数尺、长丈余，算是进殿的台阶。长年累月的磨蚀，石条变得光滑异常，就连棱角处也变成了浑圆形。大殿滴水檐下露出两个实木雕成的斗拱，既像初绽之菊蕊，又像承露之幽兰，虽经风雨侵蚀而纹路依然清晰，让人不由感叹能工巧匠的非凡功力。大殿以青瓦覆顶，彩瓦间饰，透过参差不齐的瓦片，还依稀能看到瓦面上斑驳的绿色色彩。殿脊上装有各样小兽，都是飞扬灵动，尤其是两端的大兽头，更是峭拔嶙峋，让人望而生畏。

薄姬家如今也还在村边静默着，像一对饱经沧桑的老人。岁月流转的痕迹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雨水冲出的道道沟壑，人畜踩出的条条小径，都仿佛刻在它们身上的深浅不一的皱纹。而最让人痛心的是过去不知道保护，以至于连续被盗掘多次，几乎成了

空家。自然的损耗和人为的破坏，使双冢较之以前单薄了许多，透过周围森森的草木，隐约还能想见其当年宏大的气势。

村子西北方向的田里有一条大渠，是乘着上世纪50年代全国兴修水利的东风建成的。我们村属于丘陵地带，东北高、西南低，而作为水源的兰河正在村子西边，所以搞这个工程很是费了一些人力物力。先是在当时，在西段堆出几丈高的土方，在中段开挖几丈深的壕沟，在东段掏出几米宽的地洞，以人力改变地势，保证水道畅通。然后以土方为渠基砌出硬渠，壕沟则稍加修缮当作软渠，地洞则圈砖而成暗渠。最后在河边建机房和提灌站，提灌站似龙头，大渠似龙身，大泵开动，仿佛苍龙吐水，很是壮观。这在当时也算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曾引得十里八村的人纷纷结伴前来参观。

村里各片田地都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在约定俗成的叫法里包含有很丰富的信息。比如果园、二道冈、碑楼后、仓房院、翰林坟、老龙窝、三棵柿树、轱辘把沟等等，从现在的情形看，这些地名或许会弄得人一头雾水，但听老人们的解释，你就会恍然大悟了。其实果园是因为过去曾种过花果而得名；而翰林坟则是因为传说这里曾埋过一位明代翰林；三棵柿树早被砍掉了，但名字却留了下来；至于轱辘把沟，恐怕大家都明白是因为地形相像的缘故。其他地名也各有讲究，各具特点，让人过耳难忘。

近几年兴起打工潮，年轻人大都离家进城了，这些遗存和逸闻少了一代一代的口头相传，不觉生疏了许多。真不知道当这些素朴的东西随着岁月磨灭后，我们的根脉还能系在何方。

来日并不方长

◎陈鲁民

半年多前，我打电话给当年读研究生班时的老班长说，好多同学都要来搞一次同学聚会，大家很长时间都没见面，甚是想念。班长说，不急，等等，凑个毕业整年头的日子更有意义，此事来日方长，再作计议！我是副班长，按规矩还要听“老大”的，这件事就搁下了。没想到，前几天老班长突然中风，虽送医及时，性命无碍，却成了偏瘫，行动极度不便，估计以后也没机会再参加同学会了。

还有一个交往多年的驴友老胡，我们曾结伴跑了国内外好些地方，途中配合默契，边旅游，边摄影，留下很多美好记忆。年初，我和他一起吃饭，谈到今年的旅行计划，我建议去尼泊尔，这是个神秘国度，古朴原始，有很多原生态的东西，很值得一去。老胡说，这几个月房市很火，我想再倒腾一套房子，去尼泊尔的事往后放放，来日方长，不急一时。可就是上个月，他在小区门口被汽车撞成小腿粉碎性骨折。我去医院看他，他无懊悔地说，要是咱俩奔了尼泊尔，哪还会有这事呢？看来以后我是哪儿也去不成了。

来日方长，又是来日方长，这两次意外，让我对这个词不由心生忌惮。记得年轻时，我很喜欢用这个词，以表示自己的沉稳厚重，不疾不徐，有大将风度。那个时候也确实有大把时间可用来挥霍，用来等待。但年龄越长，阅事越多，对来日方长这个词越不敢轻易出口。道理很简单，随着时光荏苒，我的来日并不方长，甚至是“去日无多”，还不包括这其中防不胜防的各种意外，因而用这个词不免有些心虚。

人生苦短，转眼百年。从年龄来说，最有资格说来日方长的是少年儿童，因其“资本”雄厚；最没资格说来日方长的是垂暮老人，因其“本钱”不足。不论哪个年龄层的人，都要珍惜时间，把握机会，切勿在等待中蹉跎岁月，在犹豫中浪费生命。尤其是中老年人，想到的事情赶快去做，不要以来日方长做借口，不要在“从长计议”的议论中虚耗光阴。格外想念的亲人，就多尽孝心，多送温暖，切莫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徒留后悔；一向牵挂的朋友，就多欢聚，勤访衷肠，说不定啥时候就会“遍插茱萸少一人”；期望已久的行程，就赶快动身，或游山玩水，或瞻仰名胜古迹，免得将来腿脚不便了，只能望洋兴叹；想做的事，想说的话，想读的书，想写的文章，想对人致谢、感恩、忏悔，都不能期待来日方长，因为一不留神，就可能机会不再，成为终生遗憾。

有句话说得好：“很多时候，你以为是来日方长，最后都会变成后会无期；很多场漫不经意的离别，你以为是为暂别，其实也许是再也不会相见的永别。”这里我突然想到西晋诗人嵇康，他多才多艺，是世间唯一会弹奏《广陵散》之人，学生袁孝尼早就想跟他学，他总以来日方长以后再说而拒之。没想到，后来他遭人陷害，被处极刑，刑前索琴弹奏此曲，无遗憾地慨然长叹：“袁孝尼尝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呜呼，万事皆须及时，来日并不方长！



谈言亭



我的诗与远方

◎曲令敏

好，干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就随时不时客串一下主讲，尽管课题很杂，听众各异，但说实话，我每次都享受。因为对于我来说，每次开讲都是心灵的开掘和拓展，清醒又明亮。仿若时光重叠，过往的经历与眼前的新知一下子被课题点燃，就像魔兽世界中大片无名区域豁然明晰，让我心生羽翼，在难得的精神遨游中饕餮一回。尽管劳累，却因充盈而欣喜。

我之所以把这件事看上去劳心劳力的事当成“回来做自己”的方式，就因为这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也不是迫不得已的赚钱手段，而是它能让扁平的日子饱满，让心灵得到成就感的滋养。而成就感，哪怕小到洗净几件衣物，制作一件有趣的儿童玩具，埋下一颗种子，看着它发芽，都会让人产生把时光握在手里的充实，那是一种沉甸甸的愉悦。

手工制作时代已经远去，精细化分工让人与物之间越来越隔，人类很快会把衣食住行等日常需求全数交给智能机器人。不知道这脱缰的野马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可是回望来路，我还是割舍不下人与物亲的美好。当然，谁也改变不了科技发展浪潮，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或多动手工作，让创意从大脑这个量子场奔腾，再经由指尖流注无论是器物还是文学艺术的事物，兴许这就是从物质的现实抵达诗与远方的最佳路径。

前些天，有朋友看到我写早年乡村生活的文章，说：“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我说那是因为我不经意地把它们装进了

饭菜，为自己选一件心爱的衣服、养脚的鞋，这已经很奢侈。守着一壶清茶，或一杯手冲咖啡，饱满而安静地跟知心人说半晌闲话，如同两枚安卧在叶丛中的野草果，不杂他事他物，更没有一丝一毫交易利用之心，该有多难！在这个吃饭如厕都离不开手机的年代，想要离开网络，让纯真的智商和情商回来，该有多难！不要空壳的生活，不要委曲求全看别人脸色，不要左顾右盼、三心二意，专心做好手中的事情，在这个连蓝天白云草原雪山都估价卖门票的市场经济时代，该有多难！

桂花开了，你闻见了，说“好香”！这一秒就是诗。哪怕下一秒就被杂七杂八的俗事打断，匆匆忙忙去写字楼或菜市场了……人在现实中行走，只要有闲心看行道砖的缝隙里长出细草，看落叶红红黄黄地躺在草坪上，这就是诗与远方。

我的“回来做自己”是这样的——该干活的时候不惜力，经心经意地干

我的诗与远方，是遥远的也是触手可及的。是一个木匠精工细作，制造出了一件称手称心的器物之后，心中升起喜悦，由衷的掺了点杂质的喜悦。是写完一篇让自己非常满意的有如神助的稿子之后，端起一杯清茶，看风拂动窗纱，窗外星空澄澈，如同心中浩瀚涌动的大海。

不必学更高，弃家别子去画画。也不必学托尔斯泰，被夫人经营的农场养活了一辈子，到老却要离家出走，死在火车站，借此表明自己知行合一，多么仁慈。我理解的诗与远方，就是西西弗斯把沉重的石头推上山，再看着它轰隆隆滚下来，一边往回走，一边自嘲地吹着口哨。既然造物弄人，把吃喝拉撒设定为一个凡人必须遵从的程序，那我们能够对抗的，也就是逮着个机会就把这程序改写写成诗。

蒋勋说，“美是回来做自己”。看似容易，其实非常难。

回来做自己，比如好好做一顿可口的